

碧霄九重

春意妩

BIXIAO JIUCHONG
CHUNYI WU

寂月皎皎 著

金风玉露一相逢，
胜却人间无数。
柔情似水，
佳期如梦，
当真不求朝朝暮暮？

言情天后寂月皎皎
《倦寻芳》
《和月折梨花》
后人气冲顶之作

最痴缠感人的
温暖爱情小说，
一曲天下佳人
皆两难的
亘古绝唱！

权倾朝野的痴情康侯，青梅竹马的三生恋人，
狂傲不羁的冷血帝王。
当相思已焚作灰烬，相守已熬成奢望，
到底是放开彼此，还是执着于昔日恋情？

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



碧霄九重

春意妩

BIXIAO JIUZHONG
CHUNYI WU

寂月皎皎——著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碧霄九重春意妩 / 寂月皎皎著. — 重庆 : 重庆出版社, 2017.8

ISBN 978-7-229-10294-4

I. ①碧… II. ①寂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86348 号

碧霄九重春意妩

BIXIAO JIUCHONG CHUNYI WU

寂月皎皎 著

责任编辑: 李 梅

责任校对: 刘小燕

装帧设计: 九一设计

封面插图: 容 境



重庆出版集团
重庆出版社 出版

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 162 号 1 幢 邮政编码: 400061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市国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1520646



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
cqpbs.tmall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10mm × 1000mm 1/16 印张: 22 字数: 480 千

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10294-4

定价: 39.8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1520678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目录

第一章 宫院深深，帘卷梨花梦	/1
第二章 惊散月魄，雾迷莲亭畔	/13
第三章 错谱鸳鸯，几处丁香结	/25
第四章 玉楼春深，枉道是销魂	/37
第五章 相思天涯，魂散梦亦凉	/49
第六章 冷剑霜刀，寂寞芳菲度	/62
第七章 重赋旧词，往事如天远	/75
第八章 戈戟云横，戾气凌霄汉	/87
第九章 且近尊前，容我醉中眠	/99
第十章 孤芳难付，春寒失花期	/112
第十一章 雅意冉冉，金枝脱玉笼	/123
第十二章 车马萧萧，素影愿长随	/135
第十三章 风雷弱质，伤心蛟绡红	/146
第十四章 笛黯东风，歌尽别梦寒	/158
第十五章 花落良宵，团圆春梦少	/171
第十六章 龙翔虎潜，狂客闲问鼎	/182

第十七章	捣香成尘，遗恨送秋风	/194
第十八章	蓼花风雨，无夜不摇莲	/206
第十九章	堪笑飘零，识腕底乾坤	/218
第二十章	寒轻夜永，归途讵有踪	/230
第二十一章	离人何处，辜负好韶华	/244
第二十二章	还君明珠，梦断百子归	/256
第二十三章	莫怨春风，红颜当自嗟	/269
第二十四章	角声清袅，相寻梦里路	/282
第二十五章	兵戈凌灭，暗香泣飞雪	/293
唐天重番外	双花双叶又双枝	/304
第二十六章	浮云生死，应笑着意深	/312
尾 声		/326
南雅意番外	佳期如梦勿失时	/328
唐天霄番外	昨夜笙歌容易散	/331



第一章 宫院深深，帘卷梨花梦

廊腰如缦带萦回，檐牙似飞鸟高啄。花树交错间，如绿云影内织彩霞，掩映着宫殿楼宇无数。皇宫一如既往地繁华热闹，既有江南的清丽蕴藉，又不失皇家的尊贵堂皇。

景安宫前，数百名宫娥美人莺莺燕燕，簪玉蝉花钿，着金缕绣衣，蹀躞金珠履，步步生莲地穿梭于纹龙雕凤的朱柱金扉间，温柔含笑的轻言巧语，萦着春日的明媚气息迢递传出。

“清妖，江南人真的很健忘呢！”南雅意这么和我说着，微微地嘲讽。

我也不辩驳，只看着穿戴得花枝招展列队等着挑选的美人们，心里有点发苦。

的确，这样热闹的景象，委实看不出瑞都皇城刚刚易主。

偏安江南一隅的南楚朝廷，在一个月前降了占据天下过半江山的大周。南楚国君李明昌成了大周朝的南昏侯，带了几名宠妃迁出皇宫；未及带走的妃子美人们，顺理成章地成为大周朝的战利品；远比北方繁华富庶的瑞都，摇身成为大周如今的国都。

乱世中的女人，适应力总是特别地强。宫人们很快在新朝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，而我早在宫破之前便和流落在楚宫中的周人南雅意交好，并随着南雅意的地位逐渐稳固而安然无恙。

当然，今天的选秀，是一场意外。

连南雅意也没想到，摄政王唐承朔，会传令集合宫中所有未曾侍寝过的宫娥美人，说要为大周嘉和帝以及几位皇室子弟择选妃嫔。

令谕传出，举宫震动。亡国宫奴翻身成为皇家贵戚，化作九天飞凤，正是多少女人心心念念的企盼，出现此等盛况也便是意料中事了。

可雀屏中选并不是我的愿望，也不是南雅意的愿望，或者说，不是嘉和帝唐天霄的

愿望。于是，落选成为意料中事。

我的五官很周正，可再厚的胭脂也掩不住肤色的黯沉粗糙，发上簪着一朵硕大牡丹，更衬出妆容的俗不可耐；南雅意倒是不施脂粉，清丽脱俗，只是唇色极淡，不时掩着嘴咳嗽几声，解衣检查时更有一股难闻的异味传出，令检查的老宫人忙不迭地掩鼻挥手，叫她快快出去。

两人在宫人们幸灾乐祸的眼光中一脸沮丧地离了景安宫，走到大道上，才对视一眼，爆出不可抑制的大笑。

静宜院，皇宫角落最不起眼的一处小小偏殿，形如冷宫，正是我和南雅意的临时落脚之处。

可靠着陈旧窗棂的一张软榻上，正半卧着如今大周朝最尊贵的男子。

或者说，名义上最尊贵的男子。

“皇上！”

南雅意领着我，微笑拜倒。

“起来说话吧！”

唐天霄也不抬头，修长的手指轻勾，白瓷酒壶中的美酒沥沥而下，刚好将左掌中的酒盏斟满。他一饮而尽，舒适地叹一口气，似在回味着舌尖的酒香。

衣饰平凡，举止慵懒，斜挑的凤眸带着点儿溺于酒色的迷离，这个少年帝王容貌俊秀，举止优雅，却没有半点王者该有的凌厉和高贵，其闲淡蕴藉似与江南那些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士族子弟并无二致。

南雅意站起身来，挥了挥手。

我立刻明白，忙取来滚水和茶具，看着她熟练地装茶、烫杯、热壶、高冲、低斟，一边泡出清香四溢的茶水，一边和唐天霄说着话。

唐天霄接过茶盏，捏了捏鼻子，笑道：“还真难闻！”

茶很香，难闻的自然是南雅意身上的气味。

她自己嗅了嗅，微笑道：“还不是陛下送来的好东西！真不明白，不是说为皇上择妃吗？皇上怎么不许我们入选？”

“你们还真以为在为朕择妃？”

唐天霄笑，冷冷的讥嘲一闪而逝，很快又转作了不以为意的散漫：“朕么，年纪小了些，总得先尽天重大哥挑了，才能为朕择妃吧？”

“康侯唐天重？摄政王的嫡长子？”南雅意惊呼，“纵然他年长些，到底……尊卑有别吧？”

她这样说着，声音已略略低下去，带了些微的迟疑。



唐天霄之父武帝唐承元十年前英年早逝，诸弟争位，曾经一度让周朝大乱。唐承朔趁势联合宣太后，立了九岁的唐天霄为帝。经过十年的清洗和权力制衡，如今的朝政大权，已尽数落于摄政王和宣太后手中。

唐天霄年近弱冠，虽贵为天子，每日不过狩猎游玩，连御书房都极少去，更别说处理政事、批阅奏折了。

我明知唐天霄做不了主，忙上前为唐天霄捶着腿，微笑道：“清妩倒瞧着那些所谓的美人大多寻常，比起雅意姐姐不知差了多少！”

唐天霄微笑，敲了敲我的额：“就你这妮子会说话！别人朕也管不了，不过……朕总得留个地方，听听琴，喝喝茶吧？”

外面传来了小内侍低低的口哨，正是催促他回宫的讯号。

唐天霄明亮的眸子黯了一黯，抬头望着梁间早已褪色的蟠龙藻井，出了片刻神，忽然“嗤”地一笑，将饮了一半的茶盏掷出。

清脆的碎裂声响起时，他已振衣而起，拿起门口的一支钓竿，潇洒走出了屋子。

静宜院的旁边，有道清溪流过，掩映于密林深深中。

嘉和帝唐天霄是天下第一闲散帝王，狩猎厌了，忽然便爱上了垂钓，时常带着钓竿在幽静的溪畔消磨着漫漫长日，以能在当天吃到自己钓起的鱼儿为乐。

很少有人知道，静宜院中有个南雅意，容貌出色，能歌善舞，是唐天霄乳娘的女儿，更是他幼年便相识的红颜知己。

两年前，大周为感乱南楚朝政，送了十名美女给楚帝李明昌，不知有意无意，竟把南雅意一并送来。她从入宫第一天起便重病在身，无法侍寝，备受冷落，几乎连温饱都成问题；我在一年前注意到她后，一直暗中加以接济，并以姐妹相称。

等大周占了瑞都，唐天霄在第一时间找到她，而我紧随在她身边，遂一起被安置于静宜院中。

南雅意才华横溢，吟诗下棋弹琴唱歌无所不精。我则什么都不懂，什么都不会，只知愚钝地微笑着，为她喝彩鼓掌，遂在乾坤颠倒的混乱岁月中，安然无恙地过着我平静如水的日子。

隔了两天，叫人打听那次选秀的结果时，选出的美人并不少，果然都如愿攀上了高枝：唐天霄多了九名婕妤以下的妃嫔，另有二十一名分别赐给了唐天霄的四个兄弟。

倒是康侯唐天重，虽曾亲自去看过那些美人，却一个都没瞧上。这眼高于顶的孤傲声名，倒是半点不假。

南雅意便有些郁闷，唐天霄再来时，言辞之间，便流露出抱怨来：“皇上是不是不乐意我成为你的妃嫔？”

唐天霄眼角挑起，带了抹调侃懒洋洋地笑道：“怎么？真想做朕的妃嫔了？”

南雅意不答话，走到琴案前，丝弦轻挑，却是一曲《鹊桥仙》。

金风玉露一相逢，胜却人间无数。柔情似水，佳期如梦，当真不求朝朝暮暮？

幽幽如诉的琴声游走于空旷的陈旧屋宇，连窗扇上的如意连环青锁花纹都萦出了一丝感伤。

可唐天霄闭着眼眸，懒懒地靠在椅背上，淡黄色的长长袍袖垂落地间，仿佛睡着了。

南雅意的眼圈便有点红了，一向明朗的笑容也黯淡下去。

我正感慨着唐天霄不解情趣时，他忽然开口了。

“那九个美人，是母后为朕挑的。朕虽一一见过，可并未能记住其中任何一人名字，更未能记住其中任何一张面孔。”

他坐起身，品啖着南雅意泡的好茶，徐徐说着：“你当真愿意成为其中一位吗？”

提到宣太后，南雅意脸色发白，住了琴音，一言不发地将纤纤十指按在琴弦上。

唐天霄望向南雅意，眼底漫过怜惜，轻叹道：“你若真想长留在朕的身畔，朕也不会委屈你。现在分封的，都是位分低的妃嫔；等朕立后时，朕会按自己的心意另册一两个位分高些的妃嫔……”

他笑了笑，并未再说下去，话中含义却已明显。

他身为帝王，并没有权力按自己的心意册后，只希望能在所有人的眼睛盯在皇后位置上时，悄无声息地册封一两个自己喜欢的妃子。

南雅意双颊泛红，一对杏眸却已在明媚艳丽的面庞上流溢出宝珠般的辉光，耀眼夺目，映亮了陈旧的屋宇，与皇城未破前的满面病容一脸颓丧判若两人。

她握紧了唐天霄的手，用很低的声音清晰有力地吐字：“雅意相信，皇上早晚可以按自己的心意做任何事！”

唐天霄略一仰头，如墨长发挥洒散落。他不以为意地轻笑：“傻丫头，这天底下，还没有人可以按自己的心意做任何事！”

他端过空酒盏，举向我，我忙为他斟满。他一饮而尽，才微笑道：“你看，摄政王和朕那个天重大哥，父子俩赫赫扬扬，一手遮天，何等了不得？可唐天重照样坐立难安，翻遍整座瑞都也找不到他喜欢的那个女子！”

南雅意一惊，问道：“什么女子？难道……几天前在宫中选秀，就是为了把宫里的美人都找出来，让他检查有没有那个女子？”

“他没有找到。”唐天霄立起身，端着酒盏站到窗口，快意地说道，“那女子据说原来是当年杜太子宫里的，名字中应该有个‘碧’字。可惜杜太后半年前死了，宫娥四散，这女子也不知流落到哪里去了。为了找到这位天仙似的女子，唐天重进入宫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把名字中带有‘碧’的宫娥全请入了摄政王府，后来疑心是不是给派去为太后守陵了，



又亲自去了一次杜太后的陵墓。呵，朕原来竟不知晓，他竟会是这样的痴情种子！”

“哦，他不知道这女子到底叫什么名字么？”

“对。”唐天霄又将空酒盏递向我，让我帮添酒，“他只是见了这女子一面，捡了人家一条丝帕。据说，那条丝帕上绣了一个‘碧’字。”

心脏仿佛猛地被人提起，我愕然地止住呼吸，脑中一阵轰轰作响。

“清妩！”

恍惚间有人唤我，接着手腕被人托起。我定神看时，南雅意正急急从我手中取过酒壶，唐天霄则丢开满溢的酒盏，忙着拂拭袖上的酒水。

“皇上恕罪，陛下恕罪！”我忙俯身叩头谢罪，额间已有细细的汗水渗出。

“起来吧，没事。”唐天霄虽对着湿漉漉的袍袖皱眉，可他向来不拘小节，又和南雅意亲厚，宽恕我的无礼正是意料中事。

但下一刻，他已皱起眉：“你莫非……知道这女子的事？”

南雅意也疑惑起来，一面拉我起来，一面说道：“咦，对啊，清妩，你原来不就是杜太后宫里的吗？”

我总算冷静下来，忙扬一扬唇角，浅浅笑道：“可不是！忽然便让我想起一位死去的姐妹了。”

唐天霄平常和我们姐妹说说笑笑，向来散漫不羁，连唇角懒洋洋的笑容都很少消失过，但这一刻，他忽然盯住了我，眸光幽深锐利：“什么姐妹？”

我有些头皮发麻，口中却已轻叹：“那位姐姐……名唤宁碧，也是当时杜太后的贴身侍女。生得漂亮，也聪明，诗词歌赋都会，很得太后欢心。可惜天不假寿，几个月前生病死了。不过这宁碧姐姐从不出楚宫，怎会认识大周的康侯？”

“死了？”唐天霄又恢复了懒懒的笑，往榻上一靠，优雅地将腿交叉在榻上，取过酒来继续喝着，居然吐出了这么一句，“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”

明明挺伤感的词句，被他用这等带了薄薄醉意的口吻潇洒念出，莫名地便多了些幸灾乐祸的意味。

在从小和他一起长大的南雅意跟前，他不用掩饰自己的情绪。

所以，这一个多月来，我看到了一个外表平庸无能的少年帝王，会在不经意间展现出凌厉的芒刺，偶尔又会流露出孩子般的委屈和不甘来。

南雅意那双美丽瞳仁里倒映着的意中人，则是一只敛翅蛰伏的九天鹰隼，更是一把跃跃欲出的绝世宝剑。

而我只是继续着我平凡的旁观者生涯，看着皇宫里一幕接一幕的激烈闹剧，看着才子佳人们各逞才智的出众谋略，看着他们将各自的生活演绎得波澜壮阔，默默地静数自己虚度的似水流年。

如果我的生活，能像流过静宜院旁的溪水般安静，其实已是我求都求不来的幸运了。皇宫，皇权，波诡云谲。从来都是。

一向认为自己有很强的适应性，连楚帝率百官降周的那天我都能躲在南雅意的简陋宫室中，和她相互取暖，安然入睡。

可这一晚，我在床榻上辗转了半天才勉强入睡，脑中恍恍惚惚，只有洁白丝帕上一针一线绣着的“碧”字，像扎在了心口，挥之不去地疼痛着。

梦里还在疼痛，疼痛地抓着那条丝帕落泪。

德寿宫前的莲花池，是我最喜欢的地方。轻轻漾着的水面，敛住了一天的清澄月光，连月亮都在粉白的睡莲边摇荡，像谁在幽幽叹息。

往年最珍爱的白莲早已凋谢，再盛开时，也已不是原来的那一枝。

坐在汉白玉的石桥边，执一支竹笛，吹彻了水间月影，碧莲清芬，也吹得自己一脸凉湿。

抽出丝帕，擦拭着白天不肯流出的泪水，看着那水碧丝线亲绣的“碧”字被润湿，正在出神时，突然传来了喝杀声。

抬起头，还未及察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池畔的阴影中蹿出一名蒙面的男子，剑光凛冽，劈面而来。

惊呼中，丝帕已飘落地间。我颈间凉凉的，却没有感觉出疼意。那人只是握紧剑抵住我脖颈，一双微凹的黑眼睛熠熠生辉，却泛着比流水更冷的寒意。

我不想死，也不想成为这人的人质，更不想为这个已经烂到了根子里的南楚皇朝枉送性命。

所以，我毫不犹豫地指住莲池，低声告诉他：“会水吗？躲水里去，我引开他们。”

那人迟疑地盯着我，眼底的光辉时明时暗，变幻不定，忽然便撤开了宝剑，却将我的手臂一拉，迅速将我往怀里一带，紧紧拥了一下，在我耳边道：“我相信你。别哭了！”

他的声音低沉，沙哑中略带疲惫，却又莫名地柔和着。如水月光正缓缓泻于他周身，亦是如此柔和，与他高大的身形和满身的杀戾之气极不相称。

没等我从他突兀的举止中回过神来，他便放开我，悄无声息地步下莲池，让水面将他淹没，连异样的水纹也很快在微风拂拂中消失。

我定定神，不等追赶过来的宫廷侍卫走到近前，便赶过去叱责：“你们在瞎嚷嚷什么？太后娘娘玉体违和，刚刚睡下，惊动了她老人家你们担待得起？”

领头的侍卫认出是我，吃了一惊，急忙解释：“刚有刺客奔过来，我们正在搜查！姑娘放心，我们一定安安静静地找人，绝不敢惊动太后！”

我四下一望，皱眉道：“哪里来的刺客？我刚一直在这桥上，并未见有人影经过。”



“那就一定没去太后宫中了！”

侍卫们即刻赔笑着，只在莲花池附近草草查看一番，便匆匆往另一个方向追去。

我只觉刚才那刺客身上的血腥和汗水似乎沾到了我单薄的素衣上，生怕这人再从水中钻出，又对我无礼。眼看着侍卫们离去，我立刻奔回了德寿宫。

我没有再去查看那刺客的动静，也没顾得上去捡回那条绣着“碧”字的丝帕。

第二日打听时，刺客早就脱逃了，而我的丝帕也消失了。

再次从梦中的回忆里惊醒时，听着身旁南雅意均匀的呼吸，我还在疑心自己是不是仍在梦中。

那刺客居然是大周的康侯唐天重？他还拿着那条丝帕锲而不舍地寻找着我？

算一算，都是快两年前的事了。

那年我十七，还记得月下吹笛，懂得思念和落泪；如今我十九，却连落泪都不会了。

我只会好脾气地浅浅微笑着，冷眼旁观楚帝的荒唐无耻，杜太后的悲愤无奈，楚皇室的分崩离析……直至在新的皇朝找到自己的容身之地。僵硬的微笑以及我那已看不出本色的容貌，已与我如影随形。

恍惚了片刻，黯淡的窗纱已透出清亮的光线来。雅意半醒不醒，迷迷糊糊地问我：“清妩，是不是做梦了？晚上翻来覆去的，连我都给吵得没睡好。”

我含糊应了一声，她打个呵欠，侧过身又闭上眼睛。

我看她睡熟了，这才蹑手蹑脚起床梳妆。

有唐天重的暗中照应，静宜院外面看来虽陈旧，但我们卧房内的陈设还算精致。妆台上的铜镜一尘不染，在晨光里清晰地倒映出我的面容。

尚未涂上当年杜太后令人为我配制的秘药，我的肌肤细腻柔白，五官精致，尤其一对不需描画的远山眉，修长舒扬，自有韵致。

应该也算是美人了，能为自己和他人招来祸端的美人。可惜了一双眼睛，少年时灵动如溪泉，如今却已空空洞洞，像干涸了不知多少年的深井。

仿佛又听到有少年在温文地轻笑：“婵娟两鬓秋蝉翼，宛转双蛾远山色。妩儿，人都说你的眼睛会说话，可我瞧着，你的眉也会说话呢！”

苦涩地笑了笑，我默默梳理长发。

再也不知到底要等到哪一年，才会有人在这满心满眼的空洞中，注入当日的那池清泉。

日子继续平淡无波地滑过，而南雅意却时喜时忧，一天比一天坐立难安。

唐天重年已十九，早过了大婚年龄。摄政王唐承朔最初以正对南楚用兵为由延宕，如今南楚已降，政局已稳，宣太后不想再拖，数度召见了几位重臣家的千金闺秀，表明立

后之事已成定局。

唐承朔与宣后关系密切，甚至颇有些暧昧流言传出，到此时也不好再拦。于是下面所考虑的，无非是立谁为皇后而已。

嘉和十年四月，唐承朔和宣太后几经斟酌，决定册封大将军沈度之女沈凤仪为后。

沈凤仪虽然出身将门，容貌倒也出色，据说其母在生她前曾梦到有凤来仪，出世后遂取名为“凤仪”，相士更屡说她是大贵之相，如今得以册后，也算是实至名归。

我见南雅意愁眉不展，劝道：“姐姐，不管谁当皇后，只要性情过得去，姐姐有着皇上宠爱，自可安枕无忧。”

南雅意正拂拭琴弦，闻言丢开丝帕，以手撑额，轻声叹道：“性情？这沈凤仪，母亲是宣太后的堂妹，父亲是跟着摄政王打江山的心腹大将，你觉得她能有多好的性情？以前在北方时，我常见她在宫中来往，除了太后和皇上，她对谁正眼瞧过？皇上的宠爱……单凭皇上的宠爱，就一定能护住我？除非……”

我沉默。

宣太后单单择中沈凤仪，当然不仅仅是相信了有凤来仪的命格大贵传言。唐天霄接受沈凤仪，一定也与其性情容貌无关。如果真能选择，南雅意早该是这宫里最受宠的妃子，而不会将她藏于暗处，每隔三两天才过来小坐片刻。

说到心痛事，南雅意心绪立刻烦乱起来，快步走到窗外，深吸了两口气，才叹道：

“清妩，你知道我为什么会被送到楚宫来吗？”

我不是没猜过，但深宫之中，谁没有一些不能说出口的秘密和心事？有时候，知道得太多反而不妙。

但她既然提起，我也就问了出来：“哦，皇上都没能护住你……莫非和太后或摄政王有关？”

南雅意缓缓摇头，掠了掠鬓间垂落的刘海，浅金菊纹的薄绸袖子在傍晚的清风中拂欲飞：“我至今没弄清，那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我想，大约和我母亲有关。我不是宫女，兄长也在朝中为官，但皇上舍不得我母亲，一直将她留在宫里供养。我常去看母亲，也便常常和皇上相见……弹琴，歌舞，吟诗，烹茶，我们相处得很好。可有一天，我才从宫里出去，皇上便派内侍通知我，立刻随使臣前往南楚，当天便出发。他还叫人传了一句话，叫我等着他。”

“你等到他了，虽然等了两年多。”我微笑，“姐姐为他吃尽苦头，但也算是苦尽甘来。”

南雅意轻轻一笑，秀致如柳叶的眉却蹙了起来。

“我知道他绝对是想帮我，可一直都忐忑不安。直到……来瑞都不久，辗转听到了母亲和兄长的死讯，才算是印证了我的猜疑。”

“死……死了？”



“是啊，死了……就在我被送走的当天晚上，母亲暴病身亡；第二天，我哥哥因通敌卖国被囚，不久死于狱中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南雅意凝视着院中飘落的梨花，这两三个月才被因爱人相聚而冲淡的愁意又浮上了眼眸，“我最近问过皇上，他沉默了很久，才告诉我，这个仇，他会报，让我不用操心。”

“他还在保护你。”我微笑着下了论断。

这对母子的死因自然蹊跷，以唐天霄对自己乳母和南雅意的感情，如非万不得已，绝不会坐视这等惨剧发生。

南雅意回眸，紧紧握住我的手，带着希冀望向我：“清妩，皇上一定可以得到他应该拥有的一切，对不对？”

其实我并不敢肯定。可南雅意从周入楚，又从楚到周这一番苦苦挣扎，瞳心深处已染上了挥之不去的深深惶恐。我只能安慰她：“皇上……绝对不是庸懦之人。何况他是太后亲生，掌握君权，那是迟早的事。”

南雅意笑了起来，眉眼弯弯，韵致清绝：“他当然不庸懦。他从十岁起就有高人暗中教着兵法谋略和武术剑法。别看他懒洋洋的模样，身手未必就比那个眼高于顶的唐天重差多少！”

我扣着她的纤纤手指，微笑道：“对，姐姐煎熬到今天，也该放宽心了！”

南雅意嫣然一笑，柔和望向我：“那你呢？”

“我？我怎么了？”我若无其事地放开她的手，理着垂落胸前的黑发。

“清妩，你虽不说，我又岂会看不出来，你心中早有意中人？从楚朝到大周朝，你一直用秘药掩去花容月貌，避宠避得……不比我轻松多少。他是谁？我想……只要他还在大周，皇上应该能帮到你。”

傍晚的风忽然大了，手中的青丝便握不住，一丝丝吹起，缭乱于面庞，连眼睛也迷离起来了。

“皇上……也帮不了我。”我拈过飘到窗边的几瓣梨花，凝视着这即将彻底逝去的美好，心里阵阵发酸，却“嗤”地笑了起来，“或许……或许他早已娶妻生子。不过，他一定还记得我，记得我……”

记得我害他家破人亡，走投无路……

弹开花瓣，我关上窗扇，不去看外面的落花零乱。

南雅意不放心，跟在我身后，犹豫地说道：“如果……如果你放得下，我们姐妹同心，一起侍奉皇上，未必不是件好事……”

我摇头，笑着走了开去。

等闲又是三春尽。

帘栊外，依稀见得梨花如雪，铺满了青石的台阶。

远远近近，有杜鹃声声送春去，啼老了多少人的青春年华。

沈凤仪的后位确定后，原来的几名后位候选人便成了未来的妃嫔。自然有诸多皇家的策略考虑，大多是重臣或武将之女。南雅意身为犯臣之女，无法和这些人竞争；但唐天霄显然不打算委屈她，竟让她辗转成了一位边关陆大将军的女儿，拿了画像一起报给太后。

我有些担心，问南雅意：“太后会不会认出你来？”

南雅意摇头道：“应该不妨事。我并非宫婢，每次入宫见皇上时，如果太后驾到，循例都是回避的，何况宫女本来就多，又隔了这几年，模样都有些变化，她哪里还认识我？”

我苦笑道：“既然说了是陆大将军的女儿，也该把你送陆府去。这样待在宫中，露了破绽如何是好？”

南雅意不以为意地编着一条橙黄色的缨穗，最近丰润晶莹许多的面庞上漾起淡淡的笑意：“那个传说中的陆大将军的女儿，目前还在乡间的老家呢！皇上说了，到封妃的旨意下来，再出宫坐了陆家的车马入宫便是。”

我亦知她好容易回到唐天霄身边，对于二人得以相守的时光极为珍惜，也不好再劝，只是悄悄出去，嘱咐唐天霄派来服侍我们的沁月、凝霜两个侍女，务必多加小心，无事就将院门紧闭，莫惹是非，也不要去看宫中那些闲话。

经了这些日子，宫中已经传遍了唐天霄苦苦寻找当年那位月下美人的故事，并且按照流言传播的一贯传统添枝加叶。最离谱的一种，说成了康侯爷夜探楚宫，邂逅月下横笛的莲花仙子，仙子贪恋康侯少年英俊，纤手一挥退了追兵，与他共赴巫山云雨。康侯食髓知味，从此念念不忘云云……

南雅意从唐天霄口中听到的，该是最接近事实的一种了。至少唐天霄还能断定，唐天霄遇到的，是当年南楚杜太后宫中一名地位较高的宫女或未婚女官，姿容出色，擅于吹笛。

这一回我连旁观者都不愿做了，只盼远远避开，能落个耳根清净。

算算唐天霄已经连着三天不曾到静宜殿探望，南雅意便显得有几分无精打采。这晚她卸了簪环，临睡又取了一块玉细细瞧着，倚着床帏问我：“清妩，你瞧这穗子好看吗？”

玉光明润的九龙玉佩，是唐天霄上次来时遗落的。南雅意认为上面坠着的缨穗太过寻常，另编了一条橙黄色的鸳鸯戏水穗子，丝线用得均匀细密，一对鸳鸯栩栩如生，果然精致非常。

我欣赏片刻，含笑道：“姐姐是问我打得好不好看，还是问我挂在皇上腰间好不好看？”

南雅意扑哧笑道：“有区别？”



“有！”我就势夺过那玉佩，在自己腰前比着，“如果不打算给皇上呢，不如就给了我，挂着一定比皇上挂着好看。”

“死丫头，你做梦呢！”南雅意扑过来，一面笑着呵我痒，一面来抢玉佩。我怕痒，大笑着也去挠她，看她咯咯笑得开怀，不再一脸失落，也便放了心。

两人正闹作一团时，外面传来了叩门声，伴着凝霜焦急的呼唤：“姑娘，姑娘，雅意姑娘，皇上来了！”

外面便传来了唐天霄的轻笑：“两个疯丫头，玩得还真开心！”

我们不想唐天霄会深夜造访，都是一惊。

梳妆换衣自然来不及了，想他也不会计较，不过就近披了件柔软的素衣，我便去拉开了门，拜了下去：“皇上，记着来看雅意姐姐了？”

唐天霄扶起我，并着食指和中指，“啪”地在我额角轻轻敲了一记，笑道：“就你会说话！朕什么时候把你姐姐丢在脑后了？”

我微笑着退往一边时，唐天霄却望着我微微眯起了凤眼，赞道：“不错嘛！怪不得雅意和朕说，你生得比她还好。果然一对儿姐妹花呢！”

我已预备睡下，脸上自然早已洗得干干净净，不像平常那般貌不惊人，闻言只低了头，悄悄退到一边。南雅意却笑着迎过来道：“皇上若是喜欢，不妨一块儿纳入后宫。以后若皇上厌倦了我们，我们姐妹也可以相依相伴，不致深宫寂寞。”

唐天霄兴致甚高，挽了南雅意的手，笑道：“朕才不做那扫兴之人呢！这妮子认识朕这么久，都不肯露出本来的模样，可见根本不曾把朕放在眼里，也不知心里在想着哪位意中人。话说这一招你们谁跟谁学的？以前怕楚帝欺负你们，现在是怕谁欺负你们？”

南雅意早已恢复容貌，不再病恹恹的惹人厌弃。他这话，显然怪我不信任他了。

南雅意恐他生气，已笑着将九龙玉佩扣到他腰间，柔声道：“皇上，这回可把玉佩收好了，别老是掉了。”

唐天霄低头一瞧，唇角立时柔软扬起：“你编的？这两年多，手艺倒是越发精进了！”

他一边说着，一边已将她轻拥到怀中，眉眼晶莹，温柔得似要融化开来，南雅意给他看得羞怯，一反素日开朗，红着脸将额抵在唐天霄的肩上。

唐天霄每次匆匆来，匆匆去，算来二人并未好好单独相处过。我从侍女手中将茶水端了送至桌上，便悄无声息地退了开去，随手阖上门扇。

走到外屋时，唐天霄的贴身内侍靳七正坐在桌边喝茶，见了我忙站起来，笑道：“清妩姑娘，皇上他……在雅意姑娘屋子里？”

我微笑道：“嗯，皇上今几个看来很开心。”

靳七点头道：“当然啦！已经和太后娘娘议定了，明日礼部会宣旨，除了皇后，还会册封两位正一品妃，四位正二品嫔。其中咱们雅姑娘，嘿嘿，皇上和太后争了半天，说

陆大将军劳苦功高，硬是封了雅姑娘为贤妃呢！”

“贤妃……”

我不由得微扬唇角。

大周用前朝制，皇后以下，设四妃、九嫔、九婕妤、九美人、九才人，另有宝林、御女、采女各二十七人，品阶从正一品至正八品，依次而降。

以南雅意的资历，入宫便能是正一品的贤妃，除了太后、皇后，再没人可以压她一头；加上有个大将之女的身份，只要小心行事，没什么行差踏错的，未来安稳富贵，应该不成问题了。

而我，也算可以得个安身之所了吧？

取了一小袋珠宝，我塞到靳七怀中，微笑道：“七公公，这个收下吧！”

靳七将那布袋打开看了一眼，小小的眼睛立刻被映得亮了，忙塞了回来：“哎，姑娘，这怎么敢当？咱们贤妃就是大富大贵的命，日后小的还要靠贤妃娘娘提携呢！”

我温和笑道：“皇上的心，我们自然都看得出。只是皇上事忙，日后侍奉的妃嫔多，未必时时记得姐姐，到时便要劳烦七公公，有机会帮着多多提醒了！”

靳七低头再瞧一瞧推回的珠宝，到底舍不得再推开，笑盈盈地纳入怀中。

南雅意的性情颇有几分北方人的阔朗，从不在这些细节上留心，何况久在异乡，并无钱财积余。我在宫中已有近三年，当年很受杜太后怜爱，私蓄倒是不少，留着也是无用，不如帮着她将用得上的人笼络笼络，日后的日子也会舒心很多。

陪着靳七喝了两盏茶，走到厅外台阶上张望时，回廊那头的卧房依然紧阖着门，明亮跳跃的灯火将茜纱窗映得鲜艳夺目，喜气洋洋，隐隐有低低的笑声透出。

我也不由得弯了弯唇，抬头望向苍穹，只有几颗星子疏疏朗朗地闪烁着，月儿却是明洁，圆如玉璧，光华清澈如水，将檐间的飞花敷了一层薄薄的轻霜。

今天是十五？本该是月圆人圆的好日子。

心里莫名地便有些烦躁，我扭头问靳七：“一路过来，这附近没人吧？”

靳七笑道：“当然没有。皇上为姑娘们挑了这里，就为着这里僻静来着。不过等封了妃，这里可就住不得了！”

凝霜已明白我的意思，笑道：“姑娘可是要出去散散心？披件衣裳，奴婢陪姑娘走一走罢！”

我接过她递来的白底绣折枝绿萼梅的素锦披风，自行披了，低声道：“不用，你们在这里留意皇上传唤吧，我一个人走走，待会儿就回来。”

